

阅读故事

在太图共读《红楼梦》

侯莉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其地位和影响非同寻常。无论是从艺术角度，还是从思想角度，更或者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红楼梦》都能经得起精读、细读、深层阅读。

2024年2月16日，我在太原市图书馆主讲了“《红楼梦》中的游戏”讲座，参加者众多，尤其孩子很多。讲座的内容轻松有趣，参与度很高。每做一个《红楼梦》中的游戏，孩子们就积极参与。压轴游戏是抽花签，大人们也忍不住纷纷参与，乐在其中。

讲座结束了，很多读者久久不愿离开，有的提问，有的提建议。之前，我通过专题讲座和大家一起分享过《红楼梦》中的美食、建筑、诗词、植物、节日等，大家深刻领略到《红楼梦》的博大精深，坚定了要细读要精读的决心。但是大家在七嘴八舌的讨论中，提到一个共性问题：自己读《红楼梦》很难坚持下去，看来就得跟着老师一起读，和大家一起读才行。

当时，我在心底萌生了一个想法——带着大家共读《红楼梦》，按照顺序把每一章回都做个简单讲解，把有疑惑的读不下去的地方着重分析一下，介绍一些曹雪芹使用的写作手法、写作思路，提供一些阅读的方法、资料，适当拓展知识和眼

界，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文本，让大家不再把《红楼梦》叫作“死活读不下去”的书。

于是，从2024年4月12日起，太原市图书馆隆重推出了由我主讲的“红楼印象——悦读红楼读书沙龙”活动，一年多的时间，一共举办了近50场活动，场场爆满。每期读书沙龙活动，大家风雨无阻，如约而至。参加的人数不断增加，其中最年长的书友89岁，最小的书友七八岁。从百花盛开的春天到骄阳似火的夏天，从满眼金黄的秋天到白雪覆盖的冬天，在太图里有《红楼梦》相伴，皆是带着书香、弥漫着诗意的日子。

我们一起从“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开篇读起，逐字逐句地品味。在“林黛玉进贾府”的描写中看到了每一个出场人物的不同性格，在“葫芦僧判断葫芦案”里窥见世态炎凉，在“刘姥姥游大观园”里看到繁华和喧嚣，在“宝玉挨打”的情节中看到自己父母的影子，在“抄检大观园”中看到其背后隐藏的家庭矛盾与人性的挣扎。

之后，太原市图书馆推出了《红楼梦》主题的征文活动，让读者们在阅读文本的基础上，写下自己的感悟和心得。书友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分析，从情节到人物，从建筑到美食，从宏观结构到细节

把握，可见大家已经逐步从泛读进入到精读层面。

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全国各地的红学研究者为大家的文章作详细的点评，和太原的书友们进行互动。这个活动不仅调动了书友们的写作热情，更增加了太原市全民阅读活动在全国的影响力，让全国的红友们知道了我们在太原一直在阅读经典，在阅读《红楼梦》。

太原市图书馆继而推出了“红楼印象之大观园人物谈”系列讲座。在大家泛读的基础上，梳理人物形象，分析人物特色，进行深层次阅读。

我把读者们熟悉的人物进行了一一的解读分析，包括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晴雯、袭人等，引导大家进行辩证的深入思考，从细节入手，总结写作手法和特色，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文本。尤其对大家感兴趣的有争议的情节进行着重分析和探讨，引发书友进行深入阅读。

通过太图一系列阅读《红楼梦》的活动，大家在集体的智慧与温暖中，一步步揭开《红楼梦》的神秘面纱，感受它历久弥新的魅力。这种共读经典的方式，不仅让“死活读不下去”的难题渐渐消解，更让《红楼梦》真正走进了每个读者的心里，成为大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佳作品读

“中年是庸常、模糊、软弱、油腻、粗糙、灰暗、失落、无眠、沉默。同时，中年亦是丰富、阔大、克制、抵达、坚毅、细腻、明亮、暖意、自治。”赵瑜在《关于中年的注释》（刊发于《河南日报》2026年4月8日第7版）中，以近乎对仗的悖论，勾勒出中年存在状态转变的精神肖像。文章超脱了对年龄增长的哀悼和“中年危机”的陈腐叙述，执着于更幽微、更本质的生存体验：“中年是中年的反对者，也是中年的定义者。”这自我辩驳与自我确立的宣言，使“中年”从被界定的客体，升华为一种充满存在主义意味的自我书写——存在先于本质，人正是在不断的自我反对中定义自身。

作者指出中年“词语在减少”的困境与幸福：年轻的时候，人们有一种命名世界的冲动，急于用词语进行评判、界定甚至伤害，以此证明自我。到了中年，一种“不说的本领”悄然内化。词语的坍塌，伴随的并非意义的贫瘠，而是内在空间的惊人扩展。一种“耻感”剥离了虚妄的荣誉，人得以从那个“矫情的自我”中出走，艰难地容纳下他人的悲伤与世界的复杂。

过渡让中年人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赵瑜所描绘的理想中的中年状态就是“和万物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腻味也不冷漠，随时准备着去拥抱万物，同时也可以承受被疏离之后的冷清”，这是一种有张力的成熟状态，需要人具备热情、冷静、投入、抽离等多种能力，中年人的丰富与开阔就来源于此——人不再只关注自己的欲望和挫折，转向对他人故事的深切体察，深入到“故事的深渊”之中。个人的狂喜或许渐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普遍的同理心与共有的悲伤，生命由此获得前所未有的厚度。

中年状态的另一种可能

闫相达

文章的笔调是沉思性的，平和之下潜伏着昭然的情感。赵瑜善于将抽象的生命体认，锚定于读杜甫、看山水画、失眠等具体情境，指向一种沉郁的审美与内省的精神状态。但文章的底色是温暖而肯定的，在承认“愿望基本落空”的普遍状况之后，仍执着地“写下了对这个世界的爱”，将“打开自己，做更滋养的人”当作中年的归宿，经历了失落、认识到了局限之后的一种更深一层的生存确认越来越凸显。

《关于中年的注释》说，中年不是青春的衰退，而是存在方式的一种深刻转变，从以语言征服世界，到在语言的克制中理解世界；从聚焦个人的悲欢，到体认共在的牵连。在大家都害怕中年油腻的时代里，赵瑜给出了另一种中年可能，在词语减损的沉默中，生命才真正得以成长、扩展。

深度解读

一场自愈与自洽的远行

贺源

45岁那年的某个夜晚，菜场作家陈慧站在门前望着星空，认真问自己：你快乐吗？

答案直白又沉重：不快乐。

在浙江余姚的小镇菜场，她摆摊19年。每天凌晨4点起床，6点准时出摊，推着200多斤的杂货车，售卖廉价日用杂货，烟火裹着琐碎，日复一日。收摊后读书写作，作息规律到刻板，夜晚8点准时关掉手机。

世人熟知她的笔名与文字，一本《在菜场，在人间》出圈，由此她被称为“菜场女作家”。她的文字温柔清醒，写尽市井烟火、人间冷暖。可光鲜的标签之下，是被重复生活牢牢困住的自己。漫长岁月里，日子一成不变，像凝固的水泥，压抑、沉闷，让人喘不过气。她终于下定决心：逃离一次，去远方透口气。

于是，她跟着养蜂人一路北上，开启4个月的追花之旅。跨越四省，跋涉3000多公里，追逐次第盛放的花海，奔赴一场短暂的自由。这段旅程，最终化为《去有花的地方》（宁波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

被蜜蜂蛰肿脸颊，与牛粪荒坡为邻，在泥泞与脏乱中将就食宿……人们向往的追花之旅，从来不是诗意田园，而是实打实的荒野求生。陈慧早已知晓养蜂生活的辛苦，深知远方从不是无忧无虑的乌托邦。即便做好心理准备，旅途的窘迫与煎熬，依旧扑面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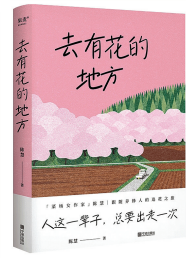
可她还是坚持走了下去。4个月花期落幕，漫长旅途结束，她重新回到熟悉的菜市场。

外人看来，这场出走毫无意义。生活照旧，出摊、收摊的节奏从未改变，一地鸡毛的日常依旧持续。

看似一切没变，实则早已焕然一新。

她用“扑腾”形容回归后的生活。没有华丽的蜕变，没有逆袭的传奇，她依旧是平凡小人物，在烟火里努力生活。但不一样的是，经历过一场奔赴，内心多了一份自愈的力量。就算依旧要在琐碎里奔波，也拥有了对抗庸常的勇气。

书中有一段话，道尽无数普通人的心声：人向往远方，未必是想要彻底换一种人生。只



是想在日复一日的枯燥浮生里，偷一段短暂的自由，攒一份温柔的底气，再继续好好扎根人间，认真生活。

我们中的许多人，被现实反复打磨、挤压，日子慢慢变得僵硬沉重。我们向往诗和远方，却总被现实牵绊，被责任束缚，把向往藏在心底，在固定的轨道里麻木前行。

其实远行从不需要盛大隆重，也不必奔赴千里山海。一场短暂的出走，一次短暂的抽离，就足够治愈疲惫。可以是跨越山河的追花之旅，也可以是傍晚散步、公园静坐、独处放空片刻清闲。

见过山川花海，便会懂得如何接纳琐碎日常；拥有过片刻自由，便更有勇气在烟火里认真扑腾。

偶尔出逃，好好归来，就是普通人最好的生活状态。

《八千里路云和月》 吴楠 卞智弘 田雨 著 作家出版社



小说以抗战为背景，采用“战火与炊烟”双线叙事，聚焦普通人与军人在乱世中的命运浮沉。主线围绕国民党军队少将旅长张云魁与“沪漂”厨子孟万福展开：前者浴血奋战却遭诬陷为“逃跑将军”，后者本求安稳却扛起照顾战友家人的重任。

小说以中秋节串联抗战时期，以“月亮”为核心意象，寄托人们对家国团圆的深切期盼，将宏大历史融入个体命运，展现全民抗战的壮阔画卷。

新书架